

# 白雪娇： 立志报国爱中华

□ 陈克振

白雪娇又名白雪樵，安溪县龙门镇寮山村人，父祖辈早期侨居马来亚檳城，她的父亲是陈嘉庚在檳城产业的首位代理人，叔叔白仰峰是当地侨领。

抗日战争期间，侨居马来亚檳城的华侨女青年教师白雪娇，为了参加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怕父母不会同意，就瞒

着父母化名报了名。她到临别时才给父母留下的告别信，成为当时轰动檳城的一封华侨抗战家书。抗战结束后，她回檳城任教。新中国成立时，因制作、悬挂中国国旗，被殖民者关禁驱逐出境，后终于回到祖国怀抱，实现她立志报国爱中华的梦想。

## 一封感人的抗战家书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封锁沿海，从香港至广州和香港经海防转越桂线入广西的两条通道均被切断，滞留在香港的2万多吨军火，必须转从刚建好的滇缅公路运入。国民政府在昆明设立西南运输处，并在新加坡和缅甸仰光设立办事处，负责把军火物资从香港经新加坡移回仰光，然后从滇缅公路运入昆明。

滇缅公路北起中国的昆明，南至缅甸的腊戍，全长1146公里。整条公路迂回于崇山峻岭之中，需要翻越高山深谷，路面崎岖不平，地势极为险恶。如此恶劣的行车条件，没有熟练技术的驾驶员是无法胜任的。国内缺此人才，国民政府即向“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呼吁，招募熟练的汽车驾驶员及修车机工回国服务抗日。

“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接到求助函之后，立即发出《征集汽车修机人员回国服务》通告，陈嘉庚是深受侨胞爱戴的杰出华侨领袖，他一号召，立即得到华侨热烈的响应，他们踊跃报名应募。

祖籍安溪县龙门镇的女青年白雪娇，侨居马来亚檳城，曾就读厦门大学中文系，后回到檳城在协和华侨学校当教师。她得知“南侨总会”发出通告征集华侨机工回国服务抗日时，她就想报名参加华侨机工回国服务抗日，但又想自己是一位女性，父母一定不会答应，于是她就瞒着父母，化名施夏圭报名应征。她留给父母一封抗战家书：

亲爱的父母亲：

别了，现在什么也不能阻挡我投笔从戎了，我知道父母一向是明情达理的，对子女的行动，是不会有异议的。我之

所以不别而行，这是女儿勇气不够的缘故，因为骨肉之情，总是难免的，我深恐突然提出这件事，母亲一定会激动而流泪的。我虽然是立志报国，为了这天生意感动的弱质，或许是被私情克服的，所以为补救这弱点，只得硬着心肠，瞒着你俩。走了，我知道，母亲是会因此伤心一场，但是我相信，父亲是不会因而责怪女儿的，相反的，一定是会引以为荣的。

走之前，我是难过极了，我的心每分钟都起着往复数次的矛盾冲突。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但是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所以虽然几次的犹豫踌躇，到底我是怀着悲伤的情绪，含着辛酸的眼泪踏上征途了。

这次去，纯为效劳祖国而去的，虽然我是世上一介渺小的蜉蝣，虽在救国建国的大事业中，我的力量简直是够不上“沧海一粟”，可是集天下的水滴而汇成大洋。我希望我能在救亡的洪流中，竭我“一滴”之微力。

亲爱的双亲，此去虽然千山万水，安危莫卜，是不免凄惨心酸。但是，以有用之躯，以有用之时间，消耗于安逸与无谓中，才是令人哀惜不置的，因为生活就是斗争，尤其是在祖国危难时候，正是青年人奋发效力的时机，这时候，能亲眼看见祖国决心斗争及新中国孕育的困难。自己能替祖国做点事，就觉得此是不会辜负了。

女儿是不孝的，望双亲宽怀自慰，善自珍重。临行匆匆，谨留此作别，后有期。

最后，敬祝健康。

女儿雪娇留书

廿八年(1939)五月十八日

这封留给父母的抗战家书，充满着爱国的激情，她写着：“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但是破碎的

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在祖国危难时候，正是青年人奋发效力的时机，”她爱国胜过爱家，让人敬佩。

## 含泪踏上抗战的征途

的侨胞告别。含着辛酸的眼泪踏上征途了。

回国抗战的南侨机工总人数达3200多人，其中有4名是女性。他们对祖国的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滇缅公路抢运了45万吨军火物资入境。但也有1000多名南侨机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白雪娇等4名女南侨机工回国后，都要求上抗战的前线，后在邓颖超的建议下，白雪娇转到四川省成都就读齐鲁大学，并参加大学生抗日宣传队，徒步从川北沿途宣传抗日，最后抵达陕西省。抗日战争胜利后，白雪娇回到马来亚檳城与父母团聚，在一所华文学校当校长，并参加当地的反殖民主义的革命活动，也时常关心祖国的解放战争。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热爱祖国的白雪娇心情无比激动。她带领华校的教师，参照报纸的资料，做了一面五星红旗，在华校的上空升起，这也是檳城上空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然而这个举动却激怒了当地的殖民当局，就以莫须有的罪名，指控她是来自中国的“颠

覆分子”，不容分辩把她关禁起来，关押一年多时间，于1951年把她驱逐出境，遣送回中国。

轮船经过7天7夜的航行抵达广州港，白雪娇终于回到自己的祖国，回到自己的家。回国以后，她被安置在广州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白雪娇梦寐以求为国劳效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于是她勤勤恳恳工作，表现突出，不久便被党组织批准，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她更是忠心耿耿，为党的革命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她将两个女儿取名耿平、耿凡，寓意要在平凡岗位上忠心耿耿为党工作。

白雪娇怀着满腔的爱国激情，愿与祖国患难与共，但她经历着许多曲折，往返奔波于侨居地和祖国之间，走过一道道坎坷不平的路，直到被殖民主义关禁驱逐出境，幸运的是最后回到祖国的怀抱，才实现了她为祖国效劳的理想，在救国建国的大事业中，竭她“一滴”之微力。她在广州师范大学为党的革命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光荣地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 归国华侨的祖国情思

作为归国华侨的白雪娇，她对祖国怀有深厚的感情，她将自己的经历，写了一篇回忆文章《祖国情思》，记述着她一生难忘的情思。她在文中写道：“我想起祖国来了。为什么祖国有悠久的文明史，土地富饶美丽，而人民却不能幸福，是什么阻碍着祖国的进步？我不能明白。我只是经常站在大海边，神驰祖国，凭借海风的羽翼，遥寄我对祖国的遐思和憧憬！”

文章说“抗日的烽火燃烧起来了。民族在受难中孕育着新生。延安红星在照耀、在召唤，什么也阻挡不了我立即行动。我终于踏着父辈航行过的海程奔赴国难来了，我要与祖国患难与共。山河破碎，我的心也碎了。但我充满信心与希望，因为自古以来，多难兴邦！”

文章回忆说“但是，蒋介石集团的假抗日真反共，陕北路

阻，报国无门。我满腔热血付之流水！八年离乱之后，我被逼又远洋重渡，回到父母身边。刚从日寇铁蹄下光复过来的土地，血迹未干，满目疮痍，一片萧条，家园已残，旧梦已逝。但是，人民从来是不会失望的，他们从坚持四年（日寇占领了三年八个月）艰苦战斗的山林中走了出来，准备重建家园。可是在战时或逃跑或投降的英国殖民主义军队，却趁人民喘息未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开了进来，缴了人民的武装，把人民重新推进水火之中，进行血腥的镇压。”

文章最后说“我被指控为来自中国的‘颠覆分子’，进行关禁，遣送出境，被当作牲口一样押上货轮。船向着祖国的方向驶去，我整天伏在船弦上，翘首北方，恨不得能凌风而去，立即投进新生的祖国。船驶进珠

江，我感觉到祖国好像正伸着两只巨手向我迎来。遥望岸上五星红旗在蓝空中飘扬，我不由自主地心潮激荡，热泪盈眶。就是这面红旗，当它第一次在天安门升起的时候，我在殖民地也把它升了起来，却遭到拘留审讯、追查背景。今天，在祖国的上空望见它，我怎能不笑？红旗，祖国新生的象征，我迎着您回来了，回来了，永远回来了！”

当年风华正茂的南侨机工白雪娇，回到祖国后，曾任广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副主任、全国侨联委员、连续八届广州市人大代表、广州市人大华侨委员会委员等职。她从广州师范大学退休后，就在广州安度晚年。

2014年，白雪娇在广州逝世后，遵照她的遗嘱，不开追悼会，骨灰撒在大海，让她永远回到祖国的怀抱。

(接3版)

菲律宾沦陷后，王双游和弟弟王明爱勇敢地协助了当时也在马尼拉的张圣才从事搜集日本占领军情报的工作。时年王双游20岁，德才兼备，中英文两栖，帮张圣才整理文件及收发电报等，王明爱年纪小，一般是外勤联络、送情报等。张圣才曾是国民党军统干部，后在中共领导下参加了建立新中国的革命斗争。

1949年回国后，王双游担任

中学教师，曾教过生物学。在鼓浪屿建设厦门华侨亚热带植物引种园(创园时称“引种场”)时，她在引种方面正好可以发挥专长，常能提出一些好的建议。而且总是不断热情地写信或托人捎信动员海外的同学参与引种。

上世纪60年代初，王唯真是新华社派驻巴西的记者，王双游便请弟弟关注并协助引进南美的优良作物。王唯真立即将此项工作作为义不容辞的任务，利用工

作之余，收集了巴西松、西番莲、蜜桔、樱桃、核桃等当地优良经济作物种子寄回鼓浪屿，是引种场首位从南美洲引种的人。

王双游的丈夫是鼓浪屿归侨许卓然之子许祖义(1920-1998)。许卓然曾为同盟会会员，曾襄助孙中山征讨军阀，为闽南知名人士。许、王两家是世交。

在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一切都被颠倒了。担任市领导的许祖义备受冲击。华侨引种场成

了“许祖义、李芳洲准备下海投敌的黑窝”而被彻底砸烂。王双游因为在菲律宾帮助过张圣才，被诬蔑为军统特务，关押起来逼供，还被判了3年的“劳动管制”。

王双游深爱着自己的祖国，时刻担忧着祖国的前途。她爱华侨引种场里的一草一木，仍想尽办法保护。终因积劳成疾，又得不到救治，含冤逝去。她的骨灰大多数撒进了见证潮起潮落的鹭江，1980年平反后，那把最

后的骨灰，撒在了王唯真从巴西引进回来的巴西松下。王双游终于安息在她所深爱着的这片热土上。

参考书目：

《鼓浪屿华侨》鼓浪屿侨联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年

《思明文史资料》第一辑2004年《共和国归侨》刘琳，中国华侨出版社，2020年

《厦门市统一战线战志》1999年